

林 行

譯文全集
18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18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八冊 目錄

髯刺客傳 一

恨綺愁羅記 (上) 一三三

恨綺愁羅記 (下) 二三九

賊史 (上) 三一—

賊史 (下) 四五九

林 譯
小說叢書
第三十編

歷史小說

髯客傳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八角

通 俗 新 尺 牘

洋裝
一冊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正訂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冊 附詳解一冊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正訂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序

作者之傳刺客。非傳刺客也。狀拿破侖之驕也。吾譯恨綺愁羅記。亦此君手筆。乃曲寫魯意。十四蹇恣專橫之狀。較諸明之武宗世宗爲烈。茲傳之敘拿破侖軼事。驕乃更甚。至面樞近大臣。及疆場師武而宣淫焉。而其所言所行。又皆拿破侖本紀所弗載。或且遺事傳聞人口。作者撫拾成爲專書。用以播拿破侖之穢迹。未可知也。顧英人之不直於拿破侖。囚其身死其人。仍以爲未足。且於其身後。挈舉毛細。譏嘲播弄。用快其意。平心而論。拿破侖之喜功。蔑視與國。怨毒入人。亦深。固有是舉。惟其大業之猝成。戰功之奇偉。合歐亞英雄。實無出其右。文人雖肆其雌黃之口。竟不能令之弗傳。然則此書之譯。不幾贅耶。曰非贅。漢武亦一時雄主。而私家之紀載。亦有與本紀異同者。此書殆爲拿破侖之外傳。其以髯刺客名篇。蓋恐質言拿破侖遺事。無以鑒觀者之目。標目髯客。則微覺刺眼。譯者亦不能不自承爲狡獪也。一笑。

光緒三十四年花朝畏廬居士林紓敘於京師春覺齋



聶刺客傳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紓全譯
仁和魏易

第一章

魯意特拉瓦耳曰。余舅氏所寄余書。余已讀之數徧。幾能成誦矣。今日舟中復出舅氏之書讀之。乃同新覲。書由法國寄至英倫。硜忒郡阿什福德村格里曼逆旅。卽余今所寄者。居停主人威廉。在英法之間。爲漏私事。此書卽由威廉寄余。書曰。吾親愛之外甥魯意知之。爾父捐館。吾甥已爲孤露之人。若父與若舅之微嫌。當可冰釋。方民變時。若父黨王。余則淪於民黨。及民黨勢盛。若父不能自容。遂出犇於外。於是若父所享之格魯斯堡。遂入吾手。余亦知此節。吾甥之心。必未能忘其祖父之先業。惟爾業歸我褒納克氏。尙非外人。產固在也。爾母之兄既爲堡主。汝倘歸來。則阿舅決不能驅汝於外。且尙有一事。汝當知我屬心民黨。正以時局日變。非我一人所能挽。

回拿破侖之雄力。匪人能搖。第事既至此。余亦但能屈居其下。諺云。人處狼羣。當效狼嗥。余今處其肘下。行事頗愜其心。故恩禮亦頗隆至。即妄有所求。定或見許。拿破侖駐兵蒲龍。去吾堡不及數里之遠。果爾能來。吾爲若薦引。則王或釋爾父之前愆。但念若舅微勳。或釋然於爾。爾名固在黨籍。然余力尙能除爾之名。爾可放懷就我。舅氏褒納克拜手。顧書雖如是。而封皮所書。則又不類。信之兩角均有火漆。不加印章。但以指頭印作羅紋。而書角則又作英文。曰勿來。匆匆中似另一手書。不知爲男女手迹也。余讀之甚異。不能釋。詎此二字卽吾舅書耶。書成而宗旨復變。泥我行耶。果有是者。何如勿寄此書。詎另有其人。警我勿往。惟書皆法文。此獨英文。其又何說。或書至英倫。始有人增此二字。且火漆嚴密。未展書詞。何由知舅氏之招。余歸國。余執書凝想。久不能得。因極力追摹。余舅之生平。先君子者。法國故家也。當時論婚。但問德容。不論門地。自母氏來歸後。吾父初未有鄙薄之言。輕母家世。吾舅身爲律師。父則甚輕其人。舅當時曲盡卑諂之容。待王黨勢衰。則日加凌轢。且憊憊小民與吾

家爲難。致余不能自存於祖國。羈旅英倫。後此復黨附羅伯斯比爾助煽威虐。匪所不爲。因之羅伯斯比爾遂罄吾堡所有。並堡以賜吾舅。及羅伯氏敗。則又結歡於巴拉。及法國紛亂如麻。舅恆以狡獪之術。終保其賜莊。今觀來書。則又自進於新皇之側。惟新皇聰明。胡以能信此嶮暴之人。知人之難。又非吾之所料矣。讀吾書者。當知余舅爲吾父所輕鄙之人。胡爲一紙書來。余卽應之如響。余今老矣。周歷世故久。不妨爲衆言之。蓋吾少時。不審世故。尤不知尊王二字爲何物。故於國家無復感情。然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事。則又深印腦中。無復遺忘。以余身膺巨變。似從洪爐中煅煉而出。故不卽忘。且少小卽逃外國。覺世局之變。以新代舊。爲世常理。幾於忘我夙仇。於是觀法國新政。似於前此慘戮無辜。已略有間。且視爲常勝之國。雖列國競攻。而拿破侖特一舉手揚足之勞。已皆挫衄而去。顧仍弗止。時有侵掠之事。遂聞祖國時時下詔徵兵。以此之故。余頗懷歸志。較之吾舅之書勸駕爲尤切。蓋余之屬心祖國。匪伊朝夕。惟先君在時。余乃未敢少露其旨。先君曾隨康德親王百戰於外。力張王

室余苟一發是言將斥爲無父無君之舉動今先君既捐館舍則吾身胡久不歸吾釣遊之所況同時充配之人特舒色耳之女尤勁尼爲余之妻成婚已三十年而當時歸國之誠固與余同尤勁尼言吾岳氏爲民黨所窘其辱乃較吾家十倍彼尙弗憶吾又何憶余但覺拿破侖每獲一勝則吾父及岳彼此對泣而吾及尤勁尼聞法國克捷則相與跳舞爲樂吾家窗外綠陰萬疊余及尤勁尼每於黃昏以後駢坐於此深談吾二人宗旨既同因之訴合無間較恆人爲親余每告尤勁尼將來必爲祖國立絕大之勳業而尤勁尼則極力鼓動余志迨先君見背吾二人用夙計歸朝無復間沮顧此一節外尙有宜歸者蓋余所居英國阿什福德村幾於不復更容英人初待法國逃人甚加禮凡歸國者恆戀別不忍去雖然英人固長厚而僉王亦復非鮮至於阿什福德村中惡少亦復麻起與余爲難村中有年少曰德列儻蕩好事每遇法人必加擲擄彼果凌貶吾政府者尙有可言顧乃賤我法人如芻狗於是法國流人一遇此輩皆僞爲聾瞶一日見辱爲余所萬不能堪乃圖與之迸命時爲下午

余在格里曼咖啡室中。同輩可數人。正坐談間。而德列闖然而至。洪醉無藝。一見余輩。卽肆口作狎蝶語。且詈且以目視余輩。忽爾至余前。以手拊背曰。麥歇特拉瓦耳。我有杯酒。汝能飲耶。此酒蓋爲我。聶利孫將軍右臂而飲。吾將軍右臂足以擊爾。法國立碎。余曰。能惟我有酒。尙須奉酬。汝能飲者。吾亦敬受此酒。德列曰。可。余乃擎杯與之。少觸立飲。而盡。飲已。德列曰。麥歇。吾今飲若酒矣。余曰。試滿爾杯。迨酒滿。余曰。此酒余爲法國砲彈而飲。此彈能斷大將軍右臂。足賀也。余言未已。德列竟傾此酒於余頂。余責其背約。請與決鬪。一點鐘後。決鬪議立。余一槍洞其肩井。是日歸面尤勁。尼尤勁。尼用樹葉編爲花園。加余頂以旌。余能爲法國雪恥也。幸此事不爲官中所聞。不至於對簿。然余亦不復居此矣。故余舅書至。雖懷疑慮。亦不能不行。且思舅氏允我請之於皇帝。卽歸。或且自脫於罪。正凝思間。忽有人以掌拊余背。其人船主也。言曰。先生當下舢舨矣。余出亡久。固忘其故家之氣概。惟自重之心。尙存。覺船主之來。非禮。卽以手峻拒之曰。去岸尙遠。何爲下此舢舨。船主曰。聽客所爲。惟吾船

決不能近岸。客果不下小艘者。則當游涉而過。余怒言曰。吾予資夥。胡見待如是之劣。自計船資。蓋出予三代珍藏之金表。買而得錢。所來非易。今蒙辱至此。直出意外矣。顧余雖與辨。船主初不一答。言曰。此錢何復名夥。呼船人曰。及姆。汝下吾帆。且拋錨。無聽客喋喋。謂余曰。先生下舢舨者。卽在此時。不爾。吾船將歸英國矣。若更進一碼者。吾決不行。風信旣惡。沙礁復多。吾船決不犯險而進。余曰。風信弗佳者。尙何言。足下胡不預告。船主曰。不行者。吾尙何術趣汝。在法亦但有一行耳。語時乾笑。余怒絕。幾欲毆之。顧遇此等人。初無可較。卽揮之以刃。而彼徒手。亦足以見勝。尙憶香福侯爵曾告余曰。當日逃亡。至於色登。與一鄉人起衅。鄉人抵之以拳。門牙立墜。余今日苦憶是言。但有搖首歎息。疾下舢舨。余旣下。則行裝一小束立擲而下。諸君試思。吾爲特拉瓦耳裔孫而行。裝僅此一束。餘可知矣。余旣登舢舨。兩水手盪槳。舟疾行而向岸。以天氣卜之。晚來當颶。斜日爲黑雲所翳。雲隙日脚下。垂作深紅色。海面旣非平靜。波濤上下。舟至簸蕩。二水手時時仰面向天。或迴頭望岸。余心頗患舟未抵。

岸而風潮已生。此時天已垂黑。覺岸上燈光兩簇。余問水手。此何光也。其一人言曰。此爲蒲龍南爲意塔伯耳。余聞此二名。心躍躍然動。以少時曾常至蒲龍浴於海。瀕牽余父之裾行。每遇漁家。均脫冠爲禮。余頗異之。若意塔伯耳者。則余盡室逃遯時。在此登舟之地。是日倉皇出走。居民爭以卵石擲余家人。吾母之膝爲石所傷。此二處均余少時所經心之處。今乃區區見此兩簇燈光。殊無聊賴也。且此兩形勝中。曠然似有平沙一片。去海十餘英里。吾舊堡在焉。此堡在腦門威廉未到英國之先。吾祖已蕃其族氏於此堡。自小舟張目凝望。甚欲望堡中塔尖。船人見余凝望。卽曰。先生此間甚荒涼。可悲似先生。一流人物。吾載之登岸。匪復一次。余曰。余爲何等人。汝亦知之耶。船人笑曰。事不屬我。天下固有數種人。所操業以不言爲佳。余曰。汝將以我爲非義黨徒耶。船人曰。先生固自言之矣。可以勿問。余曰。實告汝。吾實非其徒。船人曰。然則先生非逃人耶。余曰。否。船人乃停槳諦視不瞬。言曰。然則先生非波尼破拿之命姓簡言波尼之偵人。偵我英國者耶。余曰。胡爲見待以此。余言時。船人媿聳言曰。實冒

味。開罪先生多矣。果先生爲波尼偵人者。我決不聽先生登陸。其一人曰。我固以波尼爲善類。以彼待我船人至優渥。有禮衷。余聞言殊異。蓋英種上自朝廷。下及萌隸。無一不恨拿破侖。乃斯人獨否。何也已。而此一人自述己事。余始恍然。其人曰。吾輩窮人。每用咖啡及糖運至法境。轉以法產之綢。及白蘭地酒。運而至英。此區區之生機。卽出波尼之賜。在禮當謝其人。余聞言。知拿破侖之大陸節度。雖明知有私販之人。僞爲不審。以局勢使然。峻法亦無復能抵矣。此時水手右手蕩槳。左手向海灘指曰。波尼卽在是間也。讀吾書者。處承平之世。萬不能如余。今日聞波尼二字之心動。不自己也。須知拿破侖之名入吾耳者。不過十年。此十年中以武階論。亦能自步兵躋曹長耳。乃拿破侖竟以平民竊據。非常爲皇帝斯亦奇矣。前一月有人尙問拿破侖爲何等人。逾一月而波奈巴大兵及意大利矣。其中幾奴亞微臬司諸小國。一觸其鋒。竟同瓦解。凡馬上健兒。帷中謀士。知勇均爲之困。一瞥眼間。卽已轉旆東征。俄頃之間。道拿破侖征服埃及矣。歎聲未已。而拿破侖遄歸奧國。第二次隕軍殺將矣。

行軍之速疾如風雨。竟與消息同來。凡所臨蒞之地。卽有新立之國。度前人幅員。爲之擴廓。無復疆域之限。若疇。嚙。嚙也。瑞士也。沙伏己也。咸國。非其國。但於地圖。僅存其名而已。而法國如張其獠牙。逢人而齧。恣其吞噬。不已。法人偉拿破侖之功。竟於礮隊中。取不髯之壯士。擁其爲王矣。若民黨者。力碎王室。拿破侖立。又復碎此民黨。若余者。逃人耳。但見拿破侖之行師。有類梭之織布。去來無復已時。每聞拿破侖之名。其下卽綴以戰績。自余耳中聞之。幾謂波尼者。直出乎人類之外。此時一聞其聲。卽昂首望此如天之偉人。今日其人已死。其功已隳。而余一振其名。尙戚戚而懼。此又非諸公讀吾書者之能同日而語也。此時岸上北嚮處。有小海灘。突出水上。其名吾亦久忘之矣。其先斜陽倒射。與他處一無所別。及陽光旣沒。覺灘上耿耿。直射紅光如鐵刃之新出於鑪。以刀尖直嚮英倫者。余問船人曰。此耿耿者何光耶。船人曰。吾不言耶。此爲波尼之兵。卽波尼亦屯其內。光氣卽壁中火也。自是及沃斯吞。如是大兵可十餘處。此小波尼者可云。膽巨彼更能槍吾。肅利孫將軍眼瞽者。或可濟也。余

曰。鼎利孫將軍何由知拿破侖必欲渡海侵英。船人迴首面英倫曰。汝試觀之。余亦回首見海波低昂中有微光。或現或隱。船人卽曰。此水師偵波尼者也。本日之事。海灘之火。波上之光。余時時思及英法二國夙仇。不審數百年或能解與否耶。余乃不審此二國相持。後來誰爲勝負。法國者如孤零之人。乃與彌甥孔多之英國爲難。指殖民地果法國敗者。甯非漸滅都盡。若英國敗者。尙有無數陪京存彼。語言寶其殘史。兩兩相較。似英優也。時天光愈黑。海灘不可辨認。余舟乃愈近。而浪花之觸海岸。亦微微覺其聲響。浪花起處。作白沫。余卽黑中卻望見之。正凝望間。有舟自灘上出。正向吾舟而來。水手驚曰。此巨舟也。其一名別而猝曰。吾事敗矣。卽納其物事於靴篋中。顧此舟一來。卽易嚮而駛。狀似畏我。打槳者可八人。其行至迅。此兩船人自拭其額汗。言曰。此中人貿易較我未云高也。其一人曰。我一見此舟。卽以最好之菸納之隱處。蓋我於法國獄中曾一寄寓。今不願復入矣。別而趣蕩槳垂至矣。一分鐘後。余聞船底有磨擦聲。船抵岸矣。船人先擲余囊。余旋登陸。其一人力推其舟下水。躍而